

遠
簡

原名：我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

遠

簡

散文集

風露著

風露叢書之一

遠 簡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者 風露

發行人 依凡

印刷者 啓新印書館

經售處
西安天織書店
及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陝一版

再版序

初版名為「我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」。

這篇散文爲我在學校無憂無慮時寫的，每天過着快樂的生活，在沿江邊不太懂得甚麼是人生的苦愁。及至踏入社會，自己碰到的悲劇太多，把以往埋伏的憂鬱也一併拖拉出來，結果，寫出的東西充滿了悲憤。

「這簡」一篇每個字都有我一聲嘆息。自己既是快樂少，憂鬱多，還是以此爲名好些。

作者序於長安 三十三年十月

我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

目 錄：

我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	一
衷曲	七
遠簡	一一
前夕	一五
遠懷	一九
燈下	二五
臘梅	三三
窗邊	三九
祝福	四一
堆愁	四五
旅愁	四七

我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

清晨，棉花團似的白雲在蔚藍的天空流動。綿綿的南風，帶着柔寒，在山坡下，那片露珠反射光芒的草原上。踏着搖漾的麥浪，嫻嫻地走來了。亮珠妹妹，記得我倆分離時節，正是梨花開遍了招鳳崗上。也是當江風，漫飄着槐花香的時候，而今已是七年的長別啊！

坐在濱江濱的東山腰。我凝視山下的江水，流成西山跟的玉帶。南山的長風，吹起着北山頂的白雲。

初夏是多雲的季節，我愛雲，這雲是從流浪途上染到的。每當懷念起呼倫池畔的草原，我就仰望着碧天的雲朵，猜摩着那片白雲——是不是從我們巴爾虎牧場的海空上飄來的？（註一）是不是經過了咱們的村莊，經過了母親，和妳的頭上？妳有沒有仰起脖子望過，而祝告那塊白雲會飄到千里外的露哥的眼前呢？……！年邁的母親，我知道她是在霓雲的飄流下漸漸的衰老了的，如今妳知我，又在霓雲的飄流下，長大起來了！

家鄉四季都有着她的美麗，在山崗池畔我度過了童年。春風吹溶了冰雪，夏雨洗綠

了草原。秋天，人們唱着淳厚的歌，冬天，雪原上留着壯士的獵印。在那蔚然的土地上，在那美麗的招風崗上，我有着更長的回憶。我記得，五月的草原，正矯健的長滿了一片油綠的青草，五月的山崗正開着一片艷麗的山茶。我倆天天坐在崗上，看着那些從外蒙古來的，到壽寧寺去頂禮拜市的行商。（註二）他們在崗下的酒攤旁憩息着，三杯兩杯的醉倒在草地上。紅脹着臉，脫下了紫醬色的衣服，光着臂膀，瘋狂般的發着狂笑。迎着楊樹下的長風，「嗚啦嗚啦……」的唱着野歌……

我記得：十月的寒風，帶來了遠天的大雪。從西伯利亞，掠過額爾古納河。在我們呼倫貝爾的草原上，鋪了一片茫茫無際的雪。鄂倫春的獵羣，呼嘯着通古斯的獵歌，（註三）馬嘶犬吠的簇擁着騎列，奔馳向遠方。獵人們滿身包紮着白羊皮的獵衣，套着狗皮帽子，背着槍。馬蹄掀起雪原上的雪絲，有如銀霧一般迷漫着天地，我倆時常騎着馬，帶着槍，跑到他們住着的山穴裏，他們在穴前升起衝天的野火。我們大家圍攏着，燒着野鹿。他們喜歡聽我們的中國歌。有一次，還記得是一個年老的鄂倫春人。他是一個酋長。當我們唱：「三民主義……」的國歌的時候，他在一邊開始哭泣起來。那一天，我記得我倆在歸途上，是深沉而憂鬱的，騎着馬，默望着落日的雪原。

我還清楚的記得。我們分離的前夕，我是一個泰深的傍晚。太陽還帶着惜別的情愁，徘徊在招風崗上，招風崗有如一條長蛇，它綿亘着，伏在呼倫池西岸那一片廣大的草

原上。

在崗坡的梨樹下，我倆坐在柔滑的草地上。望着暮色下沉靜的原野，沉默，我倆是潛息在沉默中了。海拉爾的長風，唱起古老的原始的野歌。搖動着那片無邊際的草原，高沒人頂的草叢……，露出來白色的羊羣，和舉首顫驚的棕色野鳥。曠野里發着激壯的，悲柔的呼嘯和哀鳴，漫延向遠方。崗下的茅路，正疾走着駝羣的行旅。沙土掛滿了衣服。伴着駝鈴，唱着那雄壯的成吉思汗馬隊的戰歌，漸漸的遠去了。平原是一片靜，深沉的陷入了落日的黃昏裏。

妳是穿着一件白地紅點的長衫。我還記得，那衣料是那一年夏天，來一批賣「大學服藥」的日本鬼子賣的。晚風吹起妳的衣襟，妳的頭髮，臉蛋浮起一層淡淡的紅暈。嘴唇上下顫動着，使妳兩腮現出了招人愛憐的酒渦，黑長的睫毛迷茫着露珠似的眼睛。妳呆呆的坐着，我喊妳不應，我湊到妳面前妳也無聲。我問妳為什麼不說話的時候，妳却嬌滴滴的哭倒在我的懷裏了……。當我聽見妳和秋雨般斷續的哭訴：「我！永久等你！」的時候，我是慘然的凝望着遠天的白雲，心坎上，泛起一陣落日的迷茫……

我不是願意離開生長我的草原。我是願意離開了父母和妳。妳知道，爸爸沉痛的訓示我。叫我跑到中國內南方來。爲了我們那一代巴爾虎子孫的來日，叫我深切的領受祖國文化的洗禮。因此，我才投入祖國母親的懷抱。

我將來告訴妳這事體，也許妳會驚奇。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可奇的。一個老鄉，離開生長的草原，被敵人拉到前線打自己的同胞，妳知道，這只是死路一條，是他所不願意的。那些，被敵人宣稱在前線死難的壯丁們，他們不一定是真的死亡，而是他們的奴隸於命運死滅了。他們都是回歸了祖國的職線，英勇的。決然的，開始了他們血恨的反攻。

前月，在我所服務的殘廢軍人工廠裏。就是這樣的看見了去年三月，被敵人強拉到火絨來的牟勒布了，他是在山西作戰反正過來的。由他口中，我知道了而今的家鄉哪，已淹沉在血腥的海底了。……

我知道了父親已被敵人害死，我知道了我們村莊的破碎。我知道妳已是一個能騎善射的少女，在開始同敵人戰鬥。我也知道，我們那一代失去了祖國保護的人羣，如今已變成一條戰國的鐵流。

他說：那是一個初夏的傍晚，村人們吃過飯都在院子裏納涼。突然父親的衛兵由賽扎諾爾騎馬奔回來，滿身是汗，進到村裏便喊起來，說父親被日本鬼活埋了。因為日本鬼，在會場上，逼着父親交出新巴爾虎的隊伍。迫令簽此後不講中國話而學日文的條約。又說父親依仗俄人供給軍火，要待機造反。全被父親否決了。結果被敵人給活埋。正聽說這消息時，有三隊敵兵坐着車開來了。包圍了咱們的村莊。一羣日兵，衝到我們的

屋裏，把母親綁在院里的馬柱上。用一隻大貓塞在母親的褲襠裏，把母親的褲腰和褲角用帶子紮緊。之後用棒子打貓，貓在褲襠裏開始用銳利的四爪搔跳。結果。母親的整個下部，完全爲貓給抓破了。鮮血染透了褲襠。口流着血，死在柱上。……

這時，村人們的憤火已經燃燒起來了。妳突然帶着都布泉的五百馬隊趕來，將村莊給圍住，激戰了兩小時，將敵兵完全消滅了，是夜，妳開始被村人們，和爸爸所遺下的輕騎隊擁戴着，燒燬了村莊，妳帶着他們穿過了克魯倫河，越過了呼倫草原，帶着羊羣，馬羣，獵犬，出沒在博崗山和大興安嶺的山林裏，出沒在無邊的草原上。冬天，那片雪野留着妳們聯翩的騎印，夏天，草叢裏蛇行着妳們的列羣。家鄉的那一帶叢林，山崗，湖邊，草原……再沒有我倆的歌唱了，再沒有我倆的笑聲了，只留下，杜鵑長啼，唱斷了斜陽，只留下風吹落葉，鋪滿了山崗。

回憶像一重深沉的霧，我們童年時代的伙伴們，那些，成長在西伯利亞寒風吹着的，我們巴爾虎草原上的一羣啊……如今，流離死傷在祖國的土地上了。這是多麼使人驚心而又興奮的事呀？

我知道妳已是一個妙齡的少女。一定發育得更好看起來。在我走後，妳中夜起來把羊皮鋪在草上，靠着慧星底異樣光芒，來辯認我漂流的行蹤，面對着身畔的篝火的紫焰，流着妳的熱淚，在白天，妳常常一個人，拖着孤獨的倦影，呆立在招風崗上，手理着

妳零亂的髮絲，颯吹着妳盈淚欲墮的眼睛，白的雲天，綠的草原，讓悠悠的往事，世代的重轅浮壓在妳的心頭，淒然啊，妳是深沉在迷茫的哀傷中了。

可是，我呢，沒有那一天，我會忘記妳，我會忘記父親和母親。沒有那一天，我不是用遲滯的眼睛，望着白雲的那一邊，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。

註一：巴爾虎，是來自西蒙古的布里雅特的後裔，混合着堤洎金，額魯特族在內。

註二：壽寧寺，在貝爾池附近，每年五月，蒙古人來此與別的種族交易。

註三：鄂倫春，此與索倫族同種，其文化承襲着通古斯語言，鄂倫春人精通之。

衷 曲

沿江，跳盪着藍波，流過平原，流過山峽，蜿蜒過金色的沙灘。有如一條蜃居的巨蚌，蟄伏在川北赤沙屑的原野上。水聲潺潺的，悠揚的歌着，和着密茂蒼鬱的兩岸，在山林中，度着原始粗獷歲月的人羣的土歌。和着光着身子沐浴在陽光下，沙灘上淘金人的小唱，和着匍匐在江岸之幾百條脊背上的汗珠，像活蟲子爬的那些，拉纤船夫的呼喊

江水流向嘉陵江的胸膛。

在這條江上，我有過四年的棲息。江水和眼淚，養育過我，也養育了和我一樣的旅人，沿江，我絕望的向它喊過祖國，我興奮的向它喊過母親。它看過我哭，看過我笑，看過我拖着枯瘦無依的身影，孤獨的在月下走。也看過我在荒漠的江邊上唱。

我唱過，那高大的聳叢擁雪的山，我唱過，那無際的，深綠色的草原。那窗外落着雪，毛雪舞着風，炭火旁，聽過老人講着神話的夜，那古柳下歇涼，那兒時泗水的河灣

然而，是那歷一個苦難的夜，封鎖了盛京古城，那個漫長無止境的夜，留下我十年

無止境的跋涉。

童年，記得是夏天。門前的垂柳架起一片濃蔭的中午。一個賣繭綢棉綢的商人，在樹下，放下包袱，坐在上面。他祝福我長大，他說長大了，就可以跑遍天涯，他向我述說他走關東詩的艱辛，他說下了遠方一個個的鄉村，市鎮。一片落日的孤城，和一間間月冷鷄鳴，閃照着星光的，山谷間的錫茅店……。

從那時，我常獨自猜摸，坐在一條落單的柳堤上，呆望着遠方的雲，我羨慕那從遠方披着夕陽，托鉢走來的僧侶。我羨慕那些早起食露，迎着暮光，鞋底編着麻繩的旅人們。他們，我想總是幸福的。

今已是流浪了十年。在旅途上，童年消失了，黑大的影子長起來。我懂得了嘆息，我也懂得了小時在家鄉，看見偶而喘息在大門口，推跨車的山東人，望大門上敲一下旱煙管。呸一聲，抵出一口痰，望着遠方白雲時的鄉愁……

沿江，我的母親，我該告罪的是我還年青，我有着一般年青人傲慢的個性。我不愛敷衍那些讓世故磨光了頭的人，我却喜歡，世界社會永遠是一朵殘提的天真微笑，從離開家向關內流亡。十年，在人世冷酷的淒涼路上，我飲盡了憂鬱的青春的血色的酒。我走遍了祖國原野上的每一個清晨和黃昏……

沿江，我的母親，我十四歲出離鄉土，二十歲開始飲着你撫慰的奶漿。四年前，在

經年積雪的秦嶺，石谷深森的棧道，爬奔着，喘息着，霧裏，向遠路摸索，月下，向溪流懷鄉。從小河解凍的冬尾，一直走到原野上的花開，向你溫暖的盆地前進，投入你的懷抱。而四年後的今天，又隔上幾重水，幾重濃霧的山，向遙遠，我遙遠望不見。

在這方，我惦念妳美麗的黃昏。坐在雙卵石鋪着的沙岸，我看過妳靜靜的江流。我看過從隔岸嶺調堡的缺口，伸出緋紅色的落日的餘輝，我看過喜悅的風掠過含烟的村落，竹林……。

沿江，我的母親，我的路是一直憂鬱的嗎？它無盡無休，折磨我永遠，在一個并不憂鬱的古城里，我遇到一個年齡的姑娘，在同一的文學路上，我們相識又相知，我和她有過共歡快的日子，而今，我孤獨的度着每個對青燈顫抖的夜。……

我蒙受她的熱情，最留在古城里人們所共知，我抓不住她的生命，像抓不住落日的光。那個黃昏，一盞青燈照在她的床前。我坐在旁邊，她拉着我的手，她費力的，一個字一個字的吐着遺言。她說我還有更長的路走，縱不是再為自己，也該今着十載飄零的祖國高原，她要我忘掉她，不可忘掉她年老的母親。她是我忠實於文學，她惦念着我的無依和淒涼。……

天，在前，她為我的性格，她說下了而今是饑餓在它饑餓時，吃它自己大腿的時代，她一個年長的姊姊，對我，對她的朋友，都是那麼情意殷殷，她剛強，却也有着憂鬱氣

麗，她的話，像中夜里飄飄過玉簫的音，她的學友，那幾位蜀國世家的千金，大熱天爲我抄改文章……。

洛江，我的母親，我只恨上帝爲什麼給人以愛，予人以情，既有生，又何必有死？既有秋，又何必有春？

我還健壯，健壯得像往昔，而且更有活力。我記住那顆輝煌的殞星，她曾照耀在我流徙着悠長的旅程。我記住受難的祖國，它是在苦難中生育了我。我珍貴在她溫存中給我的鼓勵，我珍貴祖國給我以十年艱辛的鍊冶。

遠 簡

倚着窗框，全身仰坐在寬廣的窗台上。我望着高放幽光的夜空，我靜靜的數着閃爍的星。窗下是籐蘿架下的月影道，道那邊便是山坡叢林。我低下頭，看見林裏一叢淡淡的小油燈，聽到那家茅草屋裏女人紡線的聲音。這樣風靜夜深，孤燈淒迷的斗室，我的心，像寒谷裏的溪流，在綠苔上悄悄的流着憂鬱。

生活是平凡的，而又是充滿了殘酷。歌和醉，熱血和慘戮……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里，我不知道應該說自己是勇敢還是懦弱的？但在人生多難的長途上，我將沒有攔了淺……

和往常一樣，我珍惜感情，而我又怕感情。我歡喜興奮的酒，我又怕酒杯挨到我的唇邊。和往常一樣，我歡喜快樂，而我的快樂又是那麼少。

在沉默這一點上，我像幼年時的一個女教師，她是一位沉靜的女郎，然而我知道她心中却蓄滿了哀怨。有時我暴躁的性情又相同於父親。積鬱時，心情便燃燃不安。一個晚上，和紀澄先生過江。在輪渡的船上，他察出我心情的不寧。他鄭重的說我應當排除一切雜念，注意着自己的前途。他的話那麼沈重的打着我的心坎。望着江心閃爍着的銀

波，翻捲着巨浪的迴浪，我一直沉默到彼岸。也有好多友人，像你一樣寄我珍貴的遺簡，說忘掉痛苦，節用我們有限的時間，說我們要用我們的力，來取得充滿着幸福的，歡笑的好生活。用我們的汗和血，來培植短促的人生在祖國高原上開花和結果。另外還有一般朋友，特別提到我的性格：「野見你時，你還是一個有說有笑的孩子！」這些，我只是悼惜的念着自己植根在風砂中的身影，我的眼睛常由黃昏濕到天明……

你知道，十年的陰沉下，我生命的船一直經歷了大大小小的礁石。在人與人的肩膊間，我感到擁擠的不是人類的軀殼，而是一個個險詐，虛偽毒辣的心。我說過我和你一樣是帶霧的人，永遠得不到別人的了解，也永遠去不掉自己的憂鬱。四年古城的駐足，彷彿我走過了四十年遙長的旅途。在古城里，那些咀嚼着渣滓的人們，像蛆似的蠕動在醜陋里，那怕是張口道德，閉口老莊的先生，也極盡其用的用卑鄙的手段來苦害一個個坦白的青年。我常常歎息着那古城畢竟留下我一段可悲的陰影。

那一次爐邊美酒，正直聖誕的夜晚，數年的別友，大遠的到我這裏聚會。對視下，一雙雙風塵的倦眼迷濛着苦笑的眼淚，談話中，各人述說着各人開花落葉的故事。當友人爲我舉杯祝願的時候，容悄悄的從牆角奏起梵亞玲來，我只是凝望着胸前一隻隻舉杯顫抖的手，美酒，美酒已潤不開我久壓的歌喉。……

有多少不眠的長夜，我不耐於寒的冷清，倚着窗牕，窗外沉沉的天空飛着紛紛的雨